

《西厢记》评本《西来意》之两种刊本

张小芳

《西来意》作为《西厢记》评点本之一,是力反金圣叹批本的著作,在《西厢记》研究中自有其独特价值,周越然先生曾称赞“此书反驳圣叹,识见甚长”^①。《西来意》今存两种版本,一为清代康熙年间海宁潘廷章刊本,一为乾隆四十三年萧山任以治抄本^②。目前研究者对这两个版本,或不置一辞,或只言其一。如李修生主编的《古本戏曲剧目提要》、齐森华等主编的《中国曲学大辞典》、蒋星煜的《〈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均没有提及这两个版本中的任何一种。蔡毅编著的《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只收录了任本序跋,未及潘本^③。对这两个版本进行详细介绍和分析的有张新建和张人和,但从二人文章来看,前者只言任本,而不及潘本^④;后者则只及潘本,没有对任本稍加评说^⑤。尤其是两人均将两种《西来意》序跋所共有的美学观点分别视作所介绍的版本评点校刊者所有,更使两种版本的关系变得扑朔迷离。赵春宁的《〈西厢记〉传播研究》在著录《西来意》时加了备注:“国家图书馆藏。潘廷章评。又,乾隆四十三年(1778)任以治重刊本”^⑥,庶几接近真相,但仍未能具体说明,没有引起后来研究者的重视^⑦。笔者通过对潘本和任本的比对,可以肯定任本是对潘本割裂抄

①周越然:《言言斋书话》,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02页。按:近人有关《西来意》版本的著录,仅见于周越然《言言斋书话》,所著录者为潘本。“言言斋”为周越然藏书室名。此本国馆藏本有“周越然”和“曾留吴兴周氏言言斋”的藏书印,当为周越然旧藏本。

②按:《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均仅著录潘本,任本在国家图书馆电子检索系统中可以查到。

③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二),齐鲁书社,1989年,第737页。题为:《西厢记》任以治刊本,称《元本北西厢》,或《西来意》,又《梦觉关》。

④王实甫著、张新建评:《西厢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00-128页。

⑤张人和:《〈西厢记〉论证》,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44-250页。

⑥赵春宁:《〈西厢记〉传播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7页。

⑦如伏涤修《〈西厢记〉接受史研究》(南京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中仍将《西来意》中主要观点视为任氏观点。

录而成,只不过任本在抄录过程中,对潘本卷首、卷末的若干文字进行改头换面,重新组合,从而造成了归属权的混乱。现将两本内容详列如下。

一、潘廷章批评本

《西来意》四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署元王德信、关汉卿撰,清潘廷章评,清康熙刻本,凡四册。国家图书馆藏。潘廷章(1612-?),字美含,号梅岩、雪铠道人,浙江海宁人。著有《渚山楼诗集》等。《硤川续志》卷六、[光绪]《嘉兴府志》卷五十一及[民国]《海宁州志稿》卷二十九均有其小传。潘氏立足佛理,从“缘情证性、即色归空”的角度来解读《西厢记》,将评本冠以“西来意”之名,有点睛之意:“西厢之名旧矣,冠以‘西来意’如何?张生云:‘小生自西洛而来’,此即其意也。盖西洛者,西方极乐世界也。”^①所撰《西来意》内容顺序如下:

(一)卷首

1.序六篇,依次为《西来意序》(丹崖澹归今释题,原名金堡,时为康熙己未岁八月望日),《序西来意》(五云衲弟净挺拜题,原名徐继恩,时为康熙庚申清和月),《梅岩手评西厢序》(日庵居士查嗣馨,时康熙丁未七月既望题于微山草堂),《西来意小引》(申庵居士蒋熏题,时为康熙庚申七月),《序》(寓村硯民褚廷琯题),《西厢说意序》(大涤山人俞汝言右吉氏题,时康熙己未正阳月佛诞日)。

2.《西厢说意》(渚山恒忍雪铠道人,本名潘廷章,号梅岩氏述于渚山楼,时康熙十八年孟秋七夕),总述《西厢》旨意,认为《西厢》“始于佛空,终于梦觉”,“以有生灭心,求诸无生灭义,而使梦者皆觉,觉不复梦,咸登大觉焉”,因此其评本一称“梦觉关”。其后《〈西厢〉三大作法》,《〈西厢〉只有三人》,分别论《西厢》结构、人物性格及关系等。《读〈西厢〉须其人》(题梅岩氏漫识),自称其版本所由为“田水月碧筠斋元本”,当为《田水月山房北西厢藏本》,这应该是其评本又称“元本北西厢”的原因^②。

3.《附记语录一则》(掌记弟子王廷珍、廷献、廷彦、廷昌撰述),有关“临去秋波那一转”公案。

4.《记事》(孙男綱曾、景曾、庆曾谨识)。

5.目录,下列四卷折目,其中有五折,即二之二“红娘请宴”、二之三“把盏停婚”、二之四“闻琴感意”、三之一“书院传情”、三之四“寄方问病”,与田水月山房本不同,亦不见于其他《西厢记》版本,当为潘廷章本人所改,为潘本所特有。

^①卷首《记事》。

^②按:《西来意》每卷卷端题“西来意元本北西厢一称梦觉关”,版心题“西来意元本北西厢”。不过潘本与田水月山房本在折目及曲白等处理上也不尽相同。两者的详细对比可参见张人和《〈西厢记〉论证》第245页。

6.《会真记》，中有夹批，末有潘廷章总评和盐官翁髡元音氏跋。

(二)西来意四卷

每卷有夹批，大致释音义在曲末用双行小字，阐释曲意则在曲后用单行大字。每折后均有“说意”一则，相当于一折总评。潘氏自言《西来意》为反贯华堂本而作^①，但其在体例上受贯华堂本影响亦很明显，这种由折批、曲批和夹批组合而成的批评体例即与贯华堂本相似，而不同于以往之刊本。

(三)附西厢辨伪(题“鸳湖褚元勋芳型氏偶笔”)

此为褚元勋针对金圣叹批点《西厢记》之失而作的辨伪，从“改换关目”“强作解事”“窜易字句”“横分枝节”四方面来谈。在第一段自称“因略举纰缪，列为四端”，但《西来意》目录作“八辨伪”，不知为何。也许原来有八个方面，后来加以合并，也未可知。褚氏言辞犀利，所指出金批《西厢》之失亦不乏真知灼见。如认为《水浒传》与《西厢记》题材类型和风格都不相同，“《水浒》一味爽快，《西厢》一味飘逸；《水浒》飘逸处亦皆爽快，《西厢》爽快处亦皆飘逸”，批评者本应区别对待，而圣叹以“小说伎俩”评《西厢》，造成了对《西厢》人物形象的扭曲：“其写张生，必粗狠莽撞，浑身是一个李逵，至其雄狐绥绥之状，又似西门庆。其写小姐，必易哭易笑，浑身是一个潘金莲，做张做势，又似阎婆惜。其写红娘，鬼头鬼脑，浑身是一个时迁，忽然狠毒，又似石秀。”圣叹打通文心，以“一副手眼”^②读经、史、子、集，其鲜明的个人趣味凭藉气势凌厉而思致谨严的文风横扫《西厢》，难免过甚其辞。周亮工即曾感叹：“圣叹妙舌，不可无一。所批《西厢》、《唐诗》并《小题》文字，非不种种妙绝，苦是一支笔，所谓‘数见不鲜’也。”^③褚元勋之论可谓切中肯綮。此外，褚氏对圣叹窜改《西厢》文字也不以为然，如指出《联吟》折中，“红娘代祝词云：‘愿姐姐早配一个俊俏姐夫，拖带红娘咱。’今改为‘愿配姐夫，冠世才学，状元及第，风流人物，温柔性格，百年成对’二十馀字，其雅俗冗情，相去几许。”又，圣叹喜在唱词中加上所属词和方位词，如《听琴》折内，“不是我他人耳聪，知你自己情衷”，改原“令”字为“不是我”，改原“诉”字为“知你”；“外边疏帘风细，里边幽室灯清，中间一层红纸”，“外边”、“里边”、“中间”均为圣叹所增。褚元勋讥笑其“用字千牢万实，略无一些馀韵”、“表里精粗无不到，上下四旁皆方正”，亦不

①见潘廷章《渚山楼诗集》卷首《述略》：“禾水褚研耘，总角交也。新葺学圃东塔殿其北，爱奇花，购异书，所藏不多，而颇多别本。戊戌下帷其园，沈子默庵亦时挟秘录来聚。聚必经时，多所论难，三人相得甚欢。西来说意，提笔在此时也。因沈子颇然伪本，故激而为之。”

按：渚集及《西来意》中提及金批《西厢》均称“贯华堂伪本”或“伪本”。

②金圣叹：《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曹方人、周锡山标点：《金圣叹全集》（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1页。

③周亮工：《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卷五金人瑞尺牍眉批，清康熙刻本。按：周氏与圣叹渊源甚深，二人关系详见陆林《周亮工与金圣叹关系探微》（《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4期）一文，此评语应为持平之论。

无道理。《辨伪》中所指出“六才子书”的若干失误,较之整个清代对金圣叹多诋毁谩骂式的批评高明很多,圣叹本人想亦难以自辩。

二、任以治“批评”本

《西来意》,乾隆四十三年抄本,书衣及序题:元本北西厢。与会真记合抄,书前附金评正错。国家图书馆藏。《序》署“乾隆戊戌夏日于越任以治雁城题”。任以治(1758-1827),字轩芝,又字宪兹,号雁城,嘉庆五年恩科顺天举人。《萧山县志》卷三十《艺文志》著录其著作,《萧山任氏家乘》卷五有其小传。关于任以治抄本的底本,其在《金评西厢正错序》中自称为“田水月碧筠轩(按:当为‘斋’之误)北曲原本”,而田本也是潘廷章本所自称的底本。笔者因此将任本与潘本及田水月山房本进行了比对,结果发现此三种版本的《西厢》正文之曲辞,除素有争议的《闹会》中《锦上花》二曲和《解围》中《赏花时》二曲潘、任二本未录外,其余基本相同。宾白则三者均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且比较而言,潘、任本都与田本有不同之处,任本与潘本同,而任本与潘本不同之处,亦与田本不同,可见任本与潘本更为接近,可能是以潘本为底本并参照了其他版本。更可注意的是,任本散见正文之中的所有21条批语也与潘本相同,而不同于田水月山房本和其他《西厢》版本。潘本是针对贯华堂本而作的反批评之作,美学观点和批评思路在《西厢记》批评史上自成一体,与晚明以来《西厢记》各大评点系统均无明显承继关系。任本与潘本重合之处均为潘本所独有,应该可以排除因参照同一批评系统的评本或相同底本而造成巧合之可能。如,对《西厢》题目正名“张君瑞巧做东床婿,法本师住持南禅地。老夫人开宴北堂春,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的评价,潘本评语为:“提纲处漏却红娘,而以法本凑入,殊失眼目,且以‘南’、‘北’、‘东’陪起‘西’字,愈加衬气。”这一批语其实是潘廷章美学观念的体现。因为潘氏认为在《西厢记》中红娘处于周旋于崔张之间以“出其情”“成其事”的重要地位^①,题目既为全书提纲,不该漏却红娘;而且,潘本为反金圣叹贯华堂本而作,贯华堂本此处批语为“率而一题,亦必成文,观其请‘东’‘南’‘北’,陪‘西’字焉”^②,潘本批语显然是针对贯华堂本而发。田水月山房本此处没有评语,而任本照录了潘本批语。再如《惊梦》折最后《鸳鸯煞》一曲,潘本批语与田水月山房本意思迥然不同。虽然田本在《惊梦》最后录有《骆金乡与徐文长论草桥惊梦》一文,且此套批语中也认为《西厢记》应到“惊梦”结束,因“天下事原是梦”,但仍从五卷本的整体结构来解释《鸳鸯煞》所言“除纸笔代喉舌,千种相思对谁说”的含义,认为是“为下折寄书地也”。潘本从“色空”的主旨出发,对《西厢记》进行象征主义解读,将《鸳鸯煞》解释为作者篇终言志,所指为此十六折之《西厢》。任本批

①卷首《〈西厢〉只有三人》。

②《金圣叹全集》(三),第40页。

语同潘本，且正文也如潘本一样，删去了《鸳鸯煞》之前的张生之白“店小二哥，算还你房钱，备了马者。执手临歧别细君，据鞍未语已消魂。举头日近长安远，暮暮朝朝莫倚门”，从而隐去张生继续赶考及思念莺莺之意，以坐实梦醒解脱之说。其余字词解释，任本亦与潘本相同，而这些解释大都是潘廷章以己意揣摩而出，既与田水月山房本的注解不同，也不同于王骥德本、凌濛初本、毛西河本等以评注疏解著称的《西厢》版本。此外，任本序跋附录与潘本内容亦高度一致（详见下文）。此种迹象，应可说明任本所据底本为潘本无疑。任本与潘本相较，任本书衣题“元本北西厢”，下分四卷，折目与潘本同。卷首各部分之内容情况则为：

1.《序》，此为任以治自言《西厢》大意及版本所由。序称：“以《西厢》为淫词，此固正论。然观《诗经》，中如《郑》、《卫》之变风，固不必论已，而风始《关雎》，子以不淫不伤，示学者以善读之法，故《郑》《卫》可以不删。《西厢》，其即尼山录《郑》《卫》以示惩戒之意欤！何以见其示惩戒之意？曰读其开首一出，固已提挈了然矣。普救为何人敕建？老夫人云：‘则天娘娘命夫主盖造。’以崔委身女主，且职居宰辅，不能匡正其淫恶，而又逢君佞佛，囊血涂膏，况复侵国课之余脂，私盖别院，岂真能出堂俸为避贤地哉？故生此不贞之女，即于此地显示报应，此西厢待月所由来，而佛法之所以有灵也。他日夫人云：‘这等事不是我相国人家做出来的。’呜呼，亦知相国自作之孽欤？此意予得之方外人评本，而窃以为《西厢》之旨在惩恶而劝善，可与尼山《郑》《卫》之旨参观也。”

按：用孔子不删《郑》《卫》之说来为《西厢记》的存在辩护，在任以治的时代已属陈词滥调。而其所云得之方外人评本的因果报应之说则抄自潘本之一“说意”：“佛言一切世间皆从因生，有因者则得生，无因者终究不生，是故如来教诸健儿，慎勿造因。如彼崔相国出堂俸建别院，为他日避贤之地，而已不觉为身后之西厢远远作因。虽然，未知因中之因也。夫普救为何皇敕建？市卒曰武则天娘娘也。老夫人亦云则天娘娘命夫主盖造。夫则天娘娘乃大周皇帝也，此为何如人乎？崔相职居宰辅，委身女主，不能匡正其淫恶，而又逢君佞佛，囊血涂膏，复没其国课之余，私盖别院，岂诚能出堂俸为避贤地哉？此无明种子，转辗相因，为待月西厢所由来也。他日夫人云：‘这等事不是我相国人家做出来的。’呜呼，不于相国更于谁氏？为相国者可不慎思与？”又按：潘廷章是一位坚定的遗民，抗清失败后隐居教书，曾有过崇佛入道的经历，“雪铠道人”是其道号。这应是任氏称其说得自“方外人”的原因^①。

^①潘廷章《渚山楼集》卷七有诗《重归硤上》云“兵戈摇落紫微峰，犹着黄冠过野农”，写于其出亡归来之时，“黄冠”云云，所指甚明。陆冰修《辛斋遗稿》卷七有《梅岩山灯两禅兄过访，凡三扣门，适余为海昌之行，归舟相晤，爱得三章》，其一有“诗句浮名尽，寒灯学佛新”，自注“两兄以诸生高名谈禅”，则潘廷章向佛亦为事实。关于潘廷章生平，笔者已另撰文详述。

2.无名氏序。此序不知何人所作,无写作时间,无题名,甚至亦无“序”这样的标题,或出任以治之手。序称:“西厢歌曲也,实即古之乐府。自院本盛行,硕儒辄同为淫哇。而实甫之奇文,遂不堪与秦汉后作者比列矣。不知天运与文运必趋而日新,期固历朝后,势不得不另辟一途径,而要自臻其极至者。是书向有玉茗堂、延订阁及碧筠轩诸本,虽手眼各出,而庐山之真面常存。自圣叹书出,而割裂改换,音调全乖,曲白皆非,文理顿塞。坊间之盛行,以无人出原本而一一指示之也。斯岂欲与圣叹为难哉。亦曰复实甫之旧观,使奇文不缪埋没于秽朽中云尔。”

按:此处把李廷谟延阁主人订正本误为“延订阁”本,其源头实自潘本。潘本《记事》云:“近代评论不一家,莫善于田水月与玉茗堂、延订阁诸本。虽手眼各见,而庐山之面日常存,是书之称西来意,犹其称田水月与玉茗堂、延订阁也。”“乐府降为歌曲,今之歌曲,古之乐府也,于开辟来实为创格。自院本盛行,世儒概以淫哇目之。实甫遂不堪为秦汉作者奴矣,不知其原实出于古乐府,一经詮发,遂可与经史并重。”不但错误之处如出一辙,甚至措辞也大致相同。

3.《金评〈西厢〉正错序》(题“乾隆戊戌仲夏下浣于越任以治雁城氏书于怡山草堂”),主要指出金批《西厢》的谬误,即:“不解曲本,关目动辄改换,又强作解事,窜易字句,更且横分枝节,种种谬误,不胜枚举,全失天然之致。今略附条辨于后。”

按:此实为后《金评正错》主要论点的集中,而潘本卷末所附《西厢辨伪》即从这四个方面来谈,文中小标题与此序所言谬误完全相同。

4.《西厢说意》。此篇完全录自潘本,篇后题识亦一仍其旧。这是任本抄录潘本内容而给予明确题识的唯一一处。其次为《〈西厢〉三大作法》、《〈西厢〉只有三人》,除个别字句稍有不同外,基本抄自潘本。再次为《读〈西厢〉须其人》,潘本此段文字后有“梅岩氏漫识”的题识,而任本则把潘本此文最后一段连同题识一并删去,加上如下文字:“吾不知圣叹具何眼瞧,而必阅此一书,主何肺肠,而必欲窜此一书。其意不可以告锦绣才子,又何以遍告天下锦绣才子也!略正其错如右。”

按:任本所增文字与前《金评〈西厢〉正错序》呼应,前云“今略附条辨于后”,此处云“略正其错如右”,从而形成强烈的暗示,造成从序至此所有文字(除明确题识为潘所作《西厢说意》外)及后《金评正错》均为任氏所作的效果。后人如果未能见到潘本《西来意》,极易造成误会。

5.《金评正错》。此文抄自潘本《西厢辨伪》,只对个别内容作了删改。所删有的是不影响文意的谈资性文字,也有似为掩饰此文真正作者身份而作的删减。如“改换关目”之“联吟”评价红娘代祝词,有一段为任本删去:“有客许霞真,性善诙谐,一日在学圃荷亭啜茗,杂引他事以销盛夏,言及吴中一贵郎谒见当事,盛称今科鼎元某老的系治晚中表至戚、性命通家、性命骨肉之交也。时传以为谈柄。今观红娘代祝,俱可称词令妙品。”

按:《西来意》即潘廷章下帷褚氏学圃时所著。[光绪]《嘉兴府志》卷五十一《褚廷琯传》称其:“崇祯癸酉举于乡,甲申后杜门不仕,居角里,筑学圃,读书课子,以善书名于时。”《西厢辨伪》的作者褚元勋,字芳型,亦为潘氏在学圃时的褚姓弟子之一。潘廷章与其曾祖即有交往^①。任以治自然没有身在学圃听许霞真谈论的可能。删去此段文字,可见任氏抄录潘本所作的种种割裂缝补,也许是有意为之。

(三)《西来意》四卷

第一卷卷端题“西来意元本北西厢,一名梦觉关”,与潘本同。第二、三、四卷卷端题“元本北西厢”。

任本没有抄录潘本每折后的“说意”和文中繁冗的曲词批语,因此不排除其正文中仅有的21条夹批是被抄录者误作为正文而录入的可能。

三、潘本与任本的区别

通过以上比较可知,任本中集中体现其美学观点的序跋文字《金评正错》《〈西厢〉三大作法》、《〈西厢〉只有三人》、《读〈西厢〉须其人》等均抄自潘本。因此,作为独立的《西厢记》批评本而言,任本的价值极为有限。不过,任本毕竟不是对潘本的完全照录,其割裂删减的过程可视为一种独特改写,从中也可以见出其对《西厢记》的美学态度。

首先,任本将潘本《奇逢》折“说意”的因果报应说改写为《序》一,置于全书之首,凌驾于潘氏《西厢说意》之上,把潘本用于阐释《佛殿奇逢》一折的观点扩展而成全本旨意,给《西来意》若干纵横开合的文字套上了一副低劣的簪头,把《西厢记》完全纳入因果报应的框架,改变了潘本的色空虚无观念,从而使《西来意》由文人的人生体悟一变为腐儒的俗世说教。

其次,上文已提及,任本在抄录《西厢辨伪》为《金评正错》时,删去了一些谈资性的文字,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褚元勋原文尖利张扬的风格,而显得拘谨平淡。如论及“马儿迢迢行”一句中“迢迢”二字的以讹传讹现象时,褚文原有一段文字:“某甲主殍政,适当春雨,拈一吟曰‘春雨如膏’,其乙曰‘夏雨如馒首’,盖误‘膏’为‘糕’也。其丙曰‘周文王像炊饼’,又误‘夏雨’为‘夏禹’矣。若使其丁奉行,又不知作何许语。”又如褚氏讽刺贯华堂本张生思念莺莺时经常口唤红娘的现象,写到:“某甲好为青楼之游,因平日见世俗称青楼中人必曰‘小娘’,是日每有所需高呼‘小娘’,凡饮食寝处之事,无不连呼小娘者,闻者莫不掩口。明晚归卧家中,梦里犹呼小娘,其妻大愤曰:‘今夜当呼大娘矣。’特为红娘一笑。”这些能令读者会心而笑并对清初《西厢记》批评机锋簇

^①潘廷章《渚山楼诗集》卷八《褚陞宣举曾志喜赋》序:“余之得交于遴侯也,陞宣方就外傅。其大父款段里门,乡里推为州平。而曾大父含饴善饭,鸠杖逍遥,馀庆重重,风霭如也。今芳型年逾逾立,居然抱孙,陞宣遂为黑头曾父,致足乐矣。”

簇、唇枪舌剑的盛况获得感性体认的文字,在任本中都被删去。

再次,任本拘谨平实的美学趣味亦表现在其对《西厢记》曲白所作的不同于潘本的改动上。正如上文所言,任本《西厢》正文与潘本更为接近,但也存在差异。笔者进一步将其正文与王骥德本、张深之本、凌濛初本、贯华堂本等进行了比较,发现文字也不尽相同。张新建曾指出任本受到贯华堂本的影响^①,这是事实。但更确切地说,应是任以治在潘本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美学趣味参照了贯华堂本及其他版本而成,仅举几例,比较如下:

	潘 本	任 本	贯华堂本
1	(夫)先生大恩,不敢忘也。自今先生休在寺里下,则着仆人寺内养马。足下来家内书院安歇。我已收拾了,便搬来者。到明日略备草酌,着红娘来请,你是必来一会,别有商议。(下)(生)小生亲事若何,多在长老身上。(本)莺莺亲事,理合拟定。只因兵火至,引起云雨心。(下)(生)小生收拾行李者,去花园里走一遭。(下)(二之一)	(夫)先生大恩,不敢忘也。自今先生休在寺里下,来我家书院安歇。则着仆人在寺内养马。到明日略备草酌,着红娘来请,别有商议。(下)(生)小生收拾行李,去花园里走一遭。(下)(二之一)	(夫人云)先生大恩,不可忘也。自今先生休在寺里下,便移来家下书院内安歇。明日略备草酌,着红娘来请,先生是必来者。(夫人下)(张生别法本云)小生收拾行李,去书院里去也。无端豪客传烽火,巧为襄王送云雨。孙飞虎,小生感谢你无尽也!(二之一)
2	夜来老夫人说,着红娘来请我,却怎生不见来,我打扮着等她,皂角也使过了几个,水也换了两桶,乌纱帽擦得光挣挣的,怎么不见红娘来也呵。(二之二)	夜来老夫人说,着红娘来请我,却怎生不见来,我打扮着等她也呵。(二之二)	夜来老夫人说使红娘来请我,天未明便起身,直等至这早晚不见来,我的红娘也呵。(二之二)
3	小生得到卧房内,和小姐同谐鱼水之欢,共效于飞之乐,觑他云鬓低坠,星眼微朦,被翻翡翠,袜绣鸳鸯,不知性命如何。这法本好和尚也,多亏了他。只凭说法口,遂却读书心。(下)(二之二)	小生到得卧房,和小姐同谐鱼水之欢,共效于飞之乐,于愿足矣。(下)(二之二)	(贯华堂本无此一段,加上了下面文字)(笑科)孙飞虎,你真是我大恩人也!多亏了他,我改日空闲,索破十千贯足钱,央法本做好事超荐他。惟愿龙天施法雨,暗酬虎将起朝云。(下)(二之二)
4	抱住小姐,丢翻在绿茸茸草上,小姐,我则是替你愁哩。为盼洞房春,专待西厢下。(三之二)	抱住小姐。咦,小姐,我则是替你愁哩。为盼洞房春,专待西厢下。(三之二)	抱住小姐。咦,小姐,我只替你愁哩。一十颗珠藏简帖,三千年果在花园。(三之二)

①《一个鲜为人知的清钞本〈西厢记〉》,王实甫著、张新建评:《西厢记》,第108页。

任本的张生宾白改动甚多,极大地禁锢了张生这个人物性格的多层面的反映。如第1例,潘本张生在退兵之后不忘叮嘱法本撮合自己与莺莺,贯华堂本则通过张生感谢孙飞虎的言语显出其欢喜雀跃之情,只有任本根本没有提及婚事。第2例潘本张生自叙打扮经过,言辞夸张,颇具科诨气味,贯华堂本张生口呼红娘,表达急切而无奈的情绪,任本则最为平淡。第3、4例,潘本张生宾白传达出更多的无赖、色情意味,任本受贯华堂本影响而将其删去。总之,任本张生有潘本的懦弱而无其轻佻粗鄙,有贯华堂本的温雅而无其冲动笨趣。此外,任本与贯华堂本一样,把唱词中人物之间的互称和自称亦作了改动,如红娘称张生为“老兄”,任本改为“先生”,红娘自称“婆娘”,任本改为“女孩儿”,完全清洗了元杂剧与生俱来的市井气息和泼辣风情。

潘本《西来意》在清代流传并不广泛,其后的《西厢记》刊本序跋或曲学著作中对之少有评价,任以治在何种情况下得到潘本,其所据以抄录的潘本究竟是怎样的状态,现在已无从知晓^①。我们对这两种刊本加以比较,一方面在于潘廷章的《西来意》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批评视角和审美方式,在明清《西厢记》批评史中自有其位置,厘清两者关系,使其中观点所属各归其位,应是对《西来意》进行研究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另一方面,就《西厢记》的版本研究而言,任本虽出自潘本,但其抄录方式颇为耐人寻味,在曲白处理以及由此表现出的整体的美学趣味与潘本也有很大差别,今后的《西厢记》版本著录者应予以慎重对待。

作者工作单位:南通大学文学院

①任以治著《怡山集》只有稿本传世,仅为诗词,其诗编年从乾隆五十五年开始,对他抄录《西来意》时的生活,我们已很难了解。诗中亦没有《西来意》的相关信息。《怡山集》总目中有《西厢金评正错》,与《四书商注》、《左传凝锦录》、《艺林小史》等同列,但均有目无文。我们只能猜想他也许有将金评《西厢》问世以来所遭到的批评加以整理编书的计划,而褚氏《西厢辨伪》及潘氏《西来意》是其中的部分内容,但是计划没有付诸实施,最后只给后人留下了一部暧昧的《西来意》抄本。当然这些都只是猜测。